



人生之路上选择与法律重逢

2021年的我不会想到,本科最后一年与保研名额失之交臂。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,我和梦想的法学专业渐行渐远,那时候真是无比迷茫。后来选择进入上海一家五百强企业,开始职场生活。工作的日子稳定体面,但每天工作结束,拖着疲惫回到出租屋,一种无法得偿所愿的落寞总会悄然浮现心头。法学的梦想是一颗深埋的种子,从未停止萌动。

转折点来自一次偶然的“帮忙”。我帮助一位为追讨7000元欠款焦头烂额的姐姐通过互联网法院起诉。问题解决后,对方激动地说:“遇到你真幸运,你是我身边唯一一个懂法的人。”那句“懂法真好”像一束光,照进我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一个压抑已久的念头变得无比坚定:我要系统学习法律,拥有在法律方面帮他人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这样的念头驱使我递交辞呈,踏上裸辞考研的道路。备考的日子很孤独,但我总能感受到心灵的满足。那一年,一本本厚重的法律典籍,一个个需要理解记忆的概念,构成我日常的全部。立刻出发的感觉好极了,除了耳旁呼呼而过的风声,其他所有的喧嚣都被自己甩在了身后。

选择复旦是必然。除了在上海生活六年的情感联结,更源于一份深植于少年时期的情怀。高中时,我在《傅雷家书》中读到:“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刻,愿你做新中国的钟声,响彻每个黎明。”我把这句话写在高考百日倒计时本的第一页,成为心中不灭的火种。

来到复旦后,我惊喜地发现,这里的氛围完美融合了理想中的学术严谨与人文温度。在法制史

课上,我们进行全脱稿的古代案件审判情景演绎;下课后,能与老师畅聊两小时,从法律制度、历史、古典文学聊到古体诗,老师还会从自己书架上选一摞书相赠。法学院充斥着文化底蕴和文人风骨,容纳思想的激荡。我找到了这种将求索精神与家国情怀相结合的完美平衡。

回望这段从企业白领到法学新生的转变,所有的“绕路”都成了独特的财富。如果当年出国顺利,我可能已经在外国商科毕业;如果当年成功保研,我可能不会来到复旦法学院。正是这些经历,塑造了现在的我。

人生难免绕路,但只要内心的渴望足够清晰,任何时候都有重新出发的勇气。重要的不是起点在哪里,而是你是否听从了内心真正的召唤。

李超琼(法学院2025级研究生)

今年暑假,我参加了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暑期学分项目。

当我在朋友圈问我的新朋友们,牛津两周过得怎么样,回答是“像梦一样”。简短的评价既带有回味无穷的甜蜜,也暗含与现实微妙的距离感。

在牛津项目结束后,我们回到了各自原本的城市和学校,埋入学习或实习中:有的来自与复旦临近的华东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;有的则来自遥远的武汉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,那或许意味着今后再见没那么容易。但正是因为有在牛津的那两周,我们曾聚在同一个古老的学院庭院里,走过相同的石板小径,听过相同的讲座,分享过同一张图书馆的长桌,所以这段短暂时光才显得弥足珍贵。对我而言,那两周的主线,始终是知识与友谊的交织。

我选修的课程是“Monetary Policy & Central Banking”,授课老师是 Christopher Bowdler 教授。Bowdler 也是整个项目的主办者,他的亲切与专业让整个学习过程既严肃又温暖。他拥有深厚的学术功底,在课堂上始终保持耐心与清晰。他将复杂的货币政策机制拆解得层层递进,从利率政策到央行独立性,从危机中的非常规工具到政策的实际传导效果,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条理分明。他总是乐于回答我们的问题,并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在1970s和2020s对比中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行为的史实。我们也会介绍中国经济

发展的相关情况。令我开心的是,Bowdler教授在毕业典礼致辞中特别讲到了他喜欢我们对中国经验的分享。

在课余,组织方安排了许多活动,让我们在两周内最大程度地体验英国的文化与风景。我最难忘前往巴斯的旅行。那天清晨,我们从牛津乘车出发,窗外的景色一路从学院的古典建筑,渐渐过渡到连绵的乡间田野。抵达巴斯时,迎接我们的是蜂蜜色石材砌成的整齐建筑,以及天际间盘旋的海鸥声。虽然如今的巴斯已经相当商业化,但当我们站在古罗马浴场遗址前,依旧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。

除了巴斯,更多零碎的瞬间也被铭刻在记忆中。我和伙伴们曾在泰晤士河上划船,船桨击打水面的节奏声与河岸的绿荫交错成一种难以言说的宁静;曾在帕丁顿车站登车前往伦敦,体验这座国际都市的脉动;傍晚时分,我们常常沿着镇上的小路散步,夕阳和晚霞很美。

这段经历更像一座桥梁,把不同学校、不同城市、不同背景的我们联系在一起,也把课堂上抽象的理论与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连接起来,“像梦一样”。而这场梦的余韵,还会在很久以后,时不时回荡在心底。

黄彦博(PPE专业2023级本科生)

余韵回荡在心底

相辉纵论

行则将至 吾道不孤

在荣誉路径的修读过程中,荣誉课程和学术项目的训练让我受益匪浅。

荣誉课基本都以报告展示和交流讨论为主,让学生参与课堂、表达自我,能更全面地锻炼学术能力。首先,荣誉课指明进入原典的道路,老师们从相关原典中挑选部分篇章给大家阅读,也会提供一些问题和思考的方向,让我们更高效地找到、找准入门之法。其次,荣誉课要求根据阅读内容形成自己的思考和报告,让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、全面的思考,在这过程中查阅更多文献,达到“由小见大”“见微知著”的学习效果。最后,报告和交流的环节能开拓视野,发现更多问题和思考方向。

完成学术项目的过程则是

一次更为系统、完整、专业的学术训练。

一是锻炼了学术研究能力,引导学术小白摸到学术大门,一点点摸索,去了解怎么发现和生成真正感兴趣的题目、怎么做全面且有效的文献综述、如何凝练问题意识和核心观点、如何搭建层次清晰的文章结构、如何论证与行文等等。在项目过程中,阅读量的提高和积累非常显著。

二是拓展了学术视野,提供一些跨学科思考的方向。在望道项目的立项、中期、结项评审过程中,我们跳出本专业的思考模式和侧重方向,从更为全面、完整的视角来定位自己的研究问题。

三是培养了好心态,更加真切地认识到“好事多磨”。我的项目经历比较坎坷,最开始是在

大二下学期申请学院的曦源项目,没有成功立项。在大三下的第四周申请了望道项目,得到的反馈是“大修改”,在第十周才成功立项。

回顾本科期间的项目经历,保持接受失败的好心态和继续前进的信心非常重要,每一次“被打回”其实都是继续沉淀、打磨的机会,为下一次出发积累更大的底气。在这一年多的项目经历中,我常常会想起的始终是那句“海压竹枝低复举,风吹山角晦还明。”

其路虽远,行则将至;所幸所求,吾道不孤。在漫漫学术长路上,希望自己始终记得最初的爱和理想,“承先哲之余绪,开后来之涂辙”。

陈雨诺(哲学学院2025级研究生、“本科荣誉证书”获得者)

孤独是他飞向世界的翅膀

如果想要进入里尔克的诗歌世界,或为其进行总结,这几句诗无疑是最佳的——我们彼此相触。以什么?用翅膀。从远方我们领来自己的血缘。

1875年12月4日,勒内·玛利亚·里尔克出生在奥匈帝国布拉格的一个德语少数民族家庭。九岁时,里尔克双亲离异,他跟着母亲生活。他的父亲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军官,把自我未能实现的理想抱负都寄托在里尔克身上。孤独,悄然埋在里尔克的童年经历中。好在他后来来到布拉格大学学习哲学、文学史和艺术史,获得了丰富的精神滋养。

在布拉格,里尔克开始写诗,但基本上是对德语诗歌抒情和伤感传统的模仿,或者说是纯粹的练

习,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。

1902年,里尔克到巴黎,结识了雕塑家罗丹,在1905年到1906年间一度担任罗丹的私人秘书。正是在罗丹的影响下,里尔克告别此前模仿性的伤感之作,诗风焕然一新,将“经验”的诗学理论转化为“物诗”的具体写作模式。并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:“诗是经验”。认为诗歌也应该和罗丹的雕塑一样,本质是对事物的观看,需要选择、雕琢,因为这是客观的感觉经验,而非主观的情感。

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欧洲的普遍体验是被波德莱尔、尼采、马克思等人表达出的“现代性”。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,是工业资本和世界市场狂飙突进的时代。但在里尔克看来,事物的本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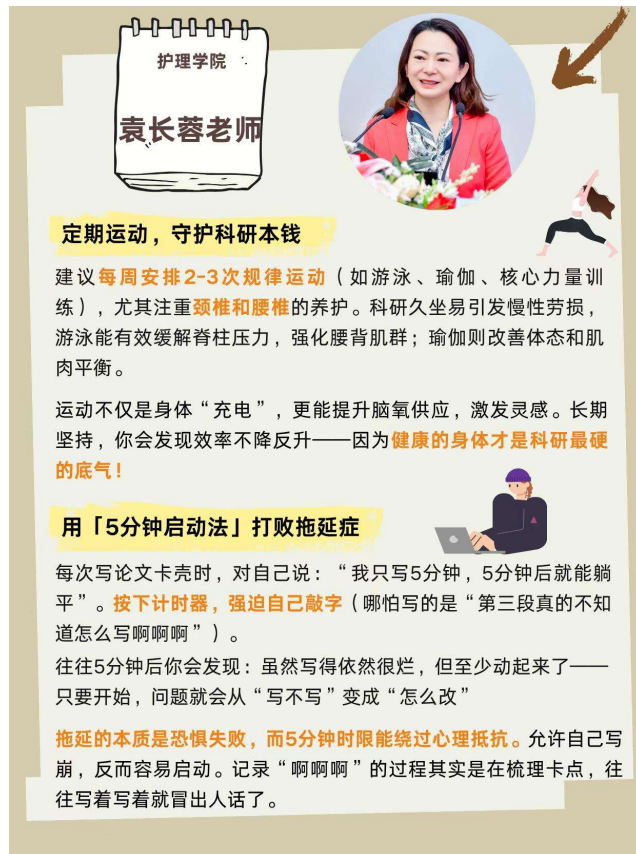
不应当被金钱概括。在市场化时代之前,在他的祖辈那里,每一事物都是独特而熟悉的,蕴含着人性。而现在,这种亲密的关系被无情地打破,我们与事物形同陌路,那个田园诗般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。

孤独是伴随里尔克一生的宿命。在他看来,孤独、崇高与爱密不可分。只有在这种孤独中,诗人才能更专注地观察世界、书写世界。他在《秋日》里写下“谁这时孤独,就永远孤独”。这种孤独不仅来自离开故乡和亲友,也来自对现代主义危机的敏感,更嵌入人生与死、大地与天空、可见与不可见的种种富有张力的关系中。

湛弘毅(中国语言文学系2024级本科生)

光影书画

科研好习惯



学校《十佳“三好”研究生导学团队》的导师们提供了n条实用科研建议,整理成超详细的干货图卡,每一张都是能直接用的实战方法。

黄仰含(法学院2025级硕士生)

王莹芳(现代物理研究所2025级硕士生)